



順治皇帝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史圖典》，順治朝。

極對他的信任。崇德六、七年間（一六四一—一六四二），決定明清命運的關鍵戰役——松錦之役，多爾袞沒有辜負皇兄對他的重用。在多爾袞的率領下，清軍以寡擊衆，大敗明邊守將洪承疇，連下塔山、杏山、松山

以及錦州等地，生擒洪承疇，逼降祖大壽。從此為清軍入主中原奠定堅實的基礎。

十四子，為努爾哈齊大妃烏喇那拉氏阿巴亥所生。同母兄弟有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三兄弟在確立大清開國的基業上，建立赫赫戰功，而多爾袞尤其佼佼者。

天聰五年（一六三一），仿大明體制，設六部，皇太極即以多爾袞明識政體，能鑒別人材，諭令掌管位居六部之首吏部事務，可見太宗對多爾袞的肯定；往後多爾袞追隨太宗南征西討，先後參與對明的大凌河之役、征討漢南蒙古察哈爾部以及攻克朝鮮之戰。多爾袞皆以其聰慧多智，勇而有謀的個性，深獲太宗賞識。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太宗建國號清，大封諸王，以多爾袞屢立戰功，晉封其為和碩睿親王。當時多爾袞才不過二十四歲。崇德三年（一六三八），多爾袞被授「奉命大將軍」一銜，統率滿族各路軍隊，正式展開對明朝的侵略戰爭。清太宗曾致書多爾袞說：

朕愛爾過於諸子弟，貴予獨厚，以爾勤勞國政，恪遵朕命也。

面對大臣們各為其主、劍拔弩張的情勢下，帝位競爭隨時引爆諸王間的內訌。多爾袞適時發揮其睿智，首先公開擁立皇太極另一兒子，年僅六歲的福臨繼位，並拉攏鄭親王濟爾哈朗，提出雙王共同輔政的主張。其考量一方面既維持著兩黃旗官員原先擁有天子家人的優勢，迫使他们放棄支持豪格爭奪帝位的要求；而透過與濟爾哈朗共同輔政，無形中也排除了皇長子豪格政治上的影響力。支持福

蓋棺誰論定？

院藏〈多爾袞母子撤出廟享詔〉試析

鄭永昌

詔書，是以皇帝名義頒布，讓天下臣民知悉朝廷重大事件的一種官方文書。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詔書，上自順治朝，下迄光緒朝共計五十件。其中以順治八年（一六五一）二月二十二日〈多爾袞母子撤出廟享詔〉為最早，距今將近三百五十年，是存世僅見一份有關順治朝詔告多爾袞罪狀，反映清初皇室內部權力鬥爭的歷史文獻。清代官書對此段歷史記載大多刪飾節略，以至事件本身語焉不詳。本件詔書作為最原始史料，保存著事情原貌的記述內容，益顯其歷史意義與價值，無疑的是一件國寶級文物。

有關清代詔書的撰寫、製作與頒行等過程，以往馮明珠與陳熙遠兩位清史學者已作深入精闢的研究。本文重點將從清代官方對政治人物評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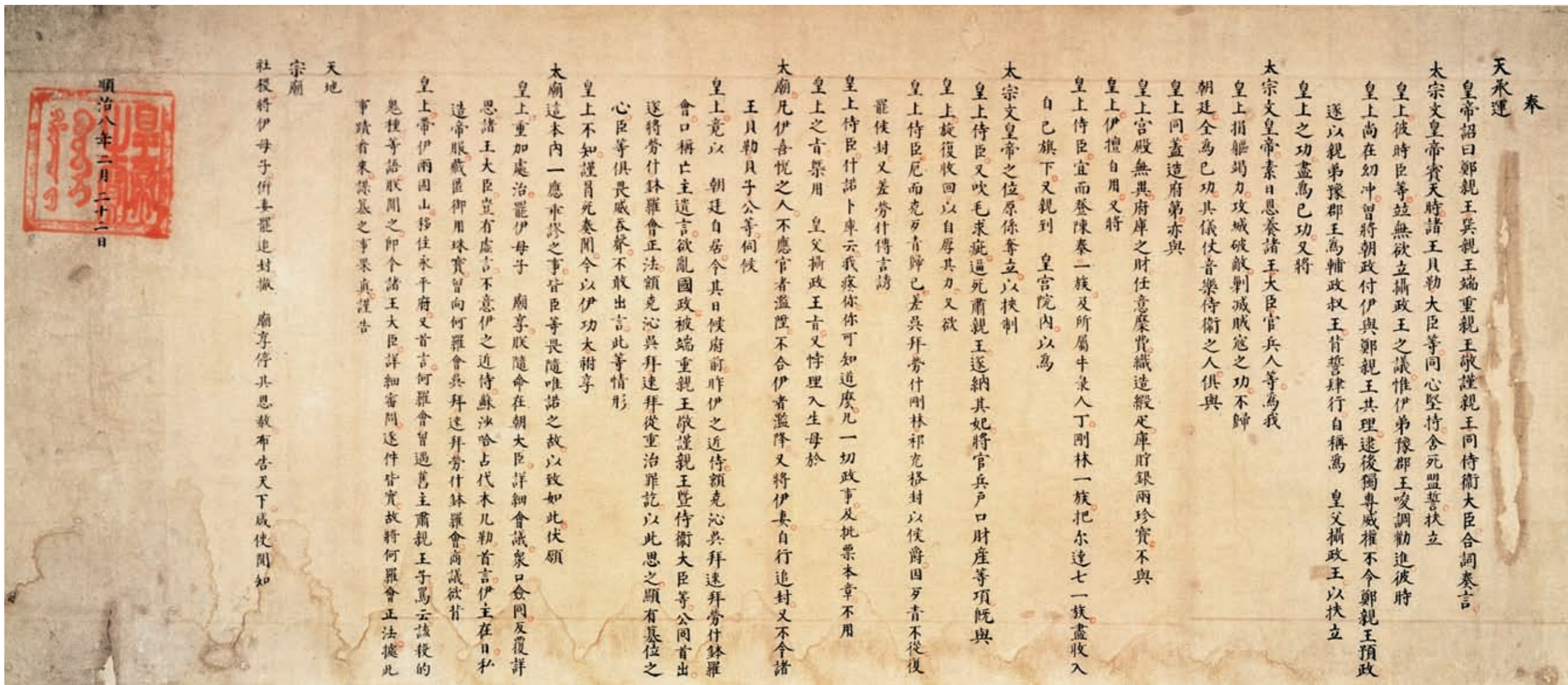
角度出發，透過與本詔書相關的歷史資料文獻，逐一檢視清初百餘年間多爾袞歷史評價的轉變與時代背景間的問題。

墨爾根王：睿智與勇氣的化身

○，愛新覺羅氏，清太祖努兒哈齊



多爾袞像



多爾袞撤出廟享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鄭親王吳親王端重親王敬謹親王同侍衛大臣合詞奏言

太宗文皇帝賓天時諸王貝勒大臣等同心堅持舍死盟誓扶立

皇上彼時臣等竝無欲立攝政王之議惟伊弟豫郡王峻調勸進彼時

皇上尚在幼冲曾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逮後獨專威權不令鄭親王預政

遂以親弟豫郡王為輔政叔王肯誓肆行自稱為 皇父攝政王以扶立

皇上之功盡為己功又將

太宗文皇帝素日恩養諸王大臣官兵人等為我

皇上捐軀竭力攻城破敵剿滅賊寇之功不歸

朝廷全為己功其儀仗音樂侍衛之人俱與

皇上同蓋造府第亦與

皇上宮殿無異府庫之財任意糜費織造緞疋庫貯銀兩珍寶不與

皇上擅自用又將

皇上侍臣宜而登陳奏一族及所屬牛泉人丁剛林一族把爾達七一族盡收入

自己旗下又親到 皇宮院內以為

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以挾制

皇上侍臣又吹毛求疵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將官兵戶口財產等項既與

皇上旋復收回以自辱其力又欲

皇上侍臣厄而克歹青歸已差吳拜勞什剛林和克格封以侯爵因歹青不從復

罷侯封又差勞什傳言誘

皇上侍臣什諾卜庫云我疼你你可知這麼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用

皇上之旨崇用 皇父攝政王旨又恃理入生母於

太廟凡伊喜悅之人不應官者濫陞不合伊者濫降又將伊妻自行追封又不令諸

王貝勒貝子公等伺候

皇上竟以 朝廷自居今其日候府前昨伊之近侍額克沁吳拜連拜勞什鉢羅

會口稱亡主遺言欲亂國政被端重親王敬謹親王暨侍衛大臣等公同首出

遂將勞什鉢羅會正法額克沁吳拜連拜從重治罪訖以此思之顯有篡位之

心臣等俱畏威吞聲不敢出言此等情形

皇上不知謹冒死奏聞今以伊功太褫享

太廟這本內一應亦謬之事皆臣等畏隨唯諾之故以致如此伏願

皇上重加處治罷伊母子 廟享朕隨命在朝大臣詳細會議眾口僉同反覆詳

思諸王大臣豈有虛言不意伊之近侍蘇沙哈占代木儿勒首言伊主在日私

造帝服戴臣御用珠寶曾向何羅會吳拜連拜勞什鉢羅會商議欲背

皇上帝伊兩因山移住永平府又首言何羅會曾遇舊主肅親王子罵云該殺的

鬼裡等語朕聞之即令諸王大臣詳細審問遂得實情將何羅會正法據此

事蹟前來謀篡之事果真謹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將伊母子併妻罷追封撤 廟享停其恩赦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臨即位的安排，固然使擁護多爾袞

陣營的大臣們倍感失望，甚至意圖私

下策動多爾袞謀取大位，但多爾袞竟

主動揭發陰謀，並將鼓動謀逆的官員

論罪處死。對於多爾袞忠貞的態度，

野史傳聞大多聲稱其與福臨生母，皇

太極的妃子莊妃間三角戀情有關係。然

而，當文獻上無法獲得具體佐證的情

況下，不如從多爾袞身為滿族皇室成

員，深受太宗眷寵厚愛，盡忠圖報輔

弼幼主的角度來思考更為實際。

福臨的繼位，不僅使大清皇朝避

免了一次血腥衝突，也為大清皇朝得

以集中全力應付山海關內政權更迭所

發生的變化。順治元年（一六四四）

四月十五日，一封來自吳三桂請清兵

入關的信函，正為清朝入主中原締造

難得的機運。多爾袞喜出望外，短短

六天之間，清兵以急行軍的態勢，先

擊敗明守將唐通於一片石，全軍直趨

山海關。二十二日黎明，吳三桂開關

出迎，山海關一役，大敗李自成軍，

並晉封吳三桂為平西王。他接納范文

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入關後撫恤

百姓，整飭軍紀，力求恢復秩序；又

為崇禎帝發喪，起用明朝官員，廢除

前明苛稅，藉以穩定大清政權；此外

力排眾議，堅稱定都北京，以實現太

祖、太宗兩朝入主中原的宿願，隨即

派員迎福臨入關。多爾袞在審時度勢

的政治識略上，無疑是大清入關之初

擔負起舉足輕重的角色。

碩德豐功：

從「叔父攝政王」到「成宗義皇帝」

順治元年十月十日，福臨正式

在北京紫禁城即位，隨之頒詔於天

下，並以多爾袞功高，加封他為「叔

父攝政王」。在賜爵冊文上大力稱許

多爾袞：「幼而正直，義無隱情，體

國忠貞，助成大業」；又說他「佐理

朕躬，歷思功德高於周公。……撫定

中原，迎朕來京，膺受大寶，此皆周

公所未有，而叔父過之。」叔父王之

稱，是清初親王以上之爵秩，為對親

王中建大功勳者始封之。冊文中以多

爾袞的碩德豐功，不僅遠邁周公，更

為周公所無。充份反映清初皇室肯定

多爾袞所立下的汗馬功勞。

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清廷逐漸在

中原確立穩定的統治基礎。其後派兵勦平流寇、收復江南，遠征蒙古蘇尼特部、喀爾喀部，多爾袞調兵遣將，勞心勞力，也因此為他的權勢推向高峰。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十一月，順治帝再度下詔尊封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詔書中指出多爾袞「治安天下，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於是尊為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自尊其母大妃為武皇后，祔太廟。」

順治帝尊稱多爾袞「皇父攝政王」一事，野史中廣泛流傳著其與順治帝母后孝莊下嫁多爾袞有關。此段傳聞，清史學界已討論多年，至今仍無法獲得確證。事實上，陳捷先教授即透過滿文檔案資料，清楚指出多爾袞被尊稱「皇父」（滿文譯作Hinggan Wang，汗之父王），實出於覃恩報功。從關外到關內，經歷皇太極及福臨兩朝，長多以來多爾袞對清室鞠躬盡瘁。朝廷以其勳蹟豐多，授予最高的爵秩，是對他極高的推崇。

然而，長久以來大權在握，使多爾袞愈趨專權跋扈；更利用各種機會，打擊當年與之爭奪帝位的反對

勢力。順治四、五年間，率先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府第踰制為由，罷去他輔政王身份，改由他親弟豫親王多鐸繼任；又唆使貝子屯齊、尙善等人，揭發濟爾哈朗包庇肅親王豪格旗下大臣策劃稱帝的意圖，革除其親王爵位，降為郡王；同案中兩黃旗的勳臣子姪以及文武官員，皆遭受牽連而被抄家的下場；至於當年首要敵人肅親王豪格，多爾袞更是絕不手軟，即使豪格剛從四川平定流寇張獻忠凱旋返京，卻以袒護下屬冒領軍功，又私下擢用帶罪家人論罪，隨之遭受幽禁，最後竟死於禁所。

回想多爾袞在太宗崩逝之初，勢力的仍無法與豪格等人抗衡；時移勢易，擁有著最高權力之際，除惡務盡，多爾袞打擊政敵卻是毫不留情。然而，政壇的起伏，命運的興衰，誰能預料？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十二月，當多爾袞位處人臣之極的時刻，竟以三十九歲青壯之年，猝死在狩獵途中的喀喇城。

多爾袞終其一生，攀上權力的高峰，感受著無上的稱頌推崇。多爾袞死訊被帶到北京後，順治帝聞喪震

可蓋棺論定了。

然而，政局詭譎，榮耀短暫，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多爾袞死後一切殊榮，竟因門人揭發圖謀篡位，遭到定罪除封，罷撤廟享的下場。

論罪削爵：

多爾袞身後政敵的反撲

現存清代初年官方修訂的文獻之中，包括實錄、本紀以及聖訓等定本，有關推崇多爾袞生前功蹟等句字皆被刻意遭受刪飾或不錄。諸如前述順治五年晉封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順治七年底清廷頒發的哀悼詔、順治八年正月〈追尊多爾袞為成宗義皇帝詔書〉等，皆不見於官書記載，或僅節略事件卻又語焉不詳。據此，能發掘出檔案原件具體內容，就顯得重要而珍貴。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頒布的〈多爾袞母子撤出廟享詔〉，即具體訴說著多爾袞死後遭受撤廟除封原委的因由，同時也隱約透露出當年多爾袞政敵在他大喪期間全面反撲的力度。

順治八年正月，多爾袞死後不

久，福臨正式宣布親政，重新晉升多爾袞生前遭受貶抑的諸王大臣。其中包括鄭親王濟爾哈朗，異親王滿達海、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又晉封豪格子富壽為和碩顯親王、濟爾哈朗子濟度為多羅簡郡王；而豪格當年的家人大臣如索尼、鰲拜、伊圖等，亦皆一一復用。局勢的發展使朝廷漸漸凝聚著一股反多爾袞的勢力，當多爾袞死後受封越高，反多爾袞的浪潮也愈益高漲。

引導歷史變化的轉捩點，往往是在吊詭處發酵。掀起反多爾袞勢力的蔓延，竟是從多爾袞門下大臣蘇克薩哈、詹岱等人首告其主陰謀行逆一事而展開。他們揭發多爾袞生前僭製御服，又圈佔永平一地，派兵駐防，以圖不軌。據此，由鄭親王、異親王、端重親王、敬謹親王領銜，聯同侍衛大臣向順治皇帝呈上一份奏疏。疏中力數多爾袞攝政期間九大罪狀，所陳內容皆一一成為〈多爾袞母子撤出廟享詔〉的藍本。詔書中列舉多爾袞罪狀包括：

一、違背盟誓，罷免濟爾哈朗輔政身份，改任其弟多鐸；

悼，並立刻向全國發布哀詔。詔書中稱多爾袞：「固懷搗讓，扶立朕躬，平定中原，至得豐功，千古無二。不幸薨逝，朕心摧痛。中外喪儀，合依帝禮。」這可算是清史上親王死後所獲得的最高殊榮；但這還不夠，順治八年正月，順治帝再發布另一道〈追尊多爾袞為成宗義皇帝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有至德斯享鴻名，成大功宜膺昭報。皇父攝政王，當朕躬嗣服之始，謙讓彌光，迨王師滅賊之時，勳猷茂著，闢輿圖為一，統攝大政者，七年偉烈，居以小心，厚澤流於奕世，未隆尊號，深歎朕懷。謹於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追尊為懋德修德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併追尊義皇帝元妃為敬孝忠恭靜簡慈惠助德佐道義皇后，同祔廟享。……

清廷給多爾袞取「義」字諡號，足見當時對他一生行誼盡忠稱職的肯定與推崇。至此，多爾袞生前死後，從墨爾根王、睿親王、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到死後被尊為成宗義皇帝，其元妃同享祔太廟，一生事功，似已

二、冒占他人功勞充作己功；
三、僭越禮制；
四、好貨糜財；
五、挾持宮中侍臣，要脅朝廷；
六、逼死肅親王，私納其妃，違背倫理；
七、政出私門，擅作威福；
八、私將生母享祔於太廟，自行追封己妻；
九、私造帝服，藏匿御用珠寶，顯具謀逆之心。

上列諸條，如多爾袞擅作威福、罷免濟爾哈朗輔政職權、迫害宗室等罪名確實存在，惟其他理由多出於私怨，羅織構陷所致，惟多爾袞卻無法復生加以駁斥。在反對多爾袞勢力操控的情況下，朝廷遂將審議的結果宣示中外，下令罷其封號，撤其廟享。多爾袞生前由其弟多鐸過繼而來的多爾博，亦遭勒令歸宗，不准繼嗣；所有依附多爾袞的宗室大臣並遭受牽連。一夕之間，多爾袞生前功勞被全盤否定，以往官書稱許其功蹟的相關紀錄也予以刪除。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三月，順治帝一道簡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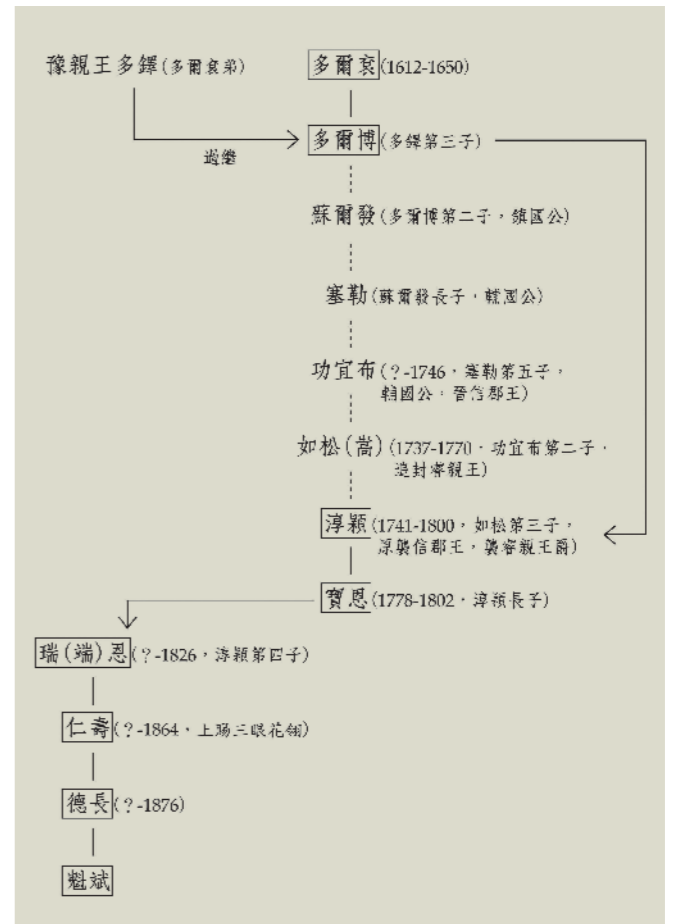
《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列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上諭中指出：「睿王攝政，斥忠任奸，百姓怨嗟！」多爾袞身後的評價，竟是落得忠奸不分的罪名。

追復舊封：
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以迄乾隆初年，多爾袞肩負著謀逆不忠的負面形象長達一百二十餘年。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清高宗下令朝廷整理宗室王公傳世譜系，並著手纂修《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彰顯

開國宗室元勳的辛勞，並鼓舞皇族知感奮發，凝聚愛新覺羅子孫的向心力。然而，翻檢當時所編成的《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有關多爾袞的內容紀錄，依舊維持著順治朝以來官方的負面論述。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當清高宗披覽歷朝實錄之餘，雖認為多爾袞攝政多年，威福自尊，不能恪盡臣節；惟念及多爾袞生前統兵入關，抵定中原的功勞，身後卻因罪削爵後



睿親王爵位世襲表

嗣廢絕，頗感不忍。遂命內務府派員修葺墳塋，並派近支王公依時祭拜。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正月，針對多爾袞生前功蹟，清高宗透過內閣發布了一份相當長的諭旨，重新修正對多爾袞的歷史評價。這道諭旨旨在往後清朝官方所編纂的多爾袞列傳中，均詳細具載。諭旨中清高宗雖仍認為多爾袞攝政有年，專擅威福，但因其位崇功高，以致氣盛招尤、任隆見嫉。世祖皇帝對多爾袞廢封撤廟的處置，皆出自蘇克薩哈等人誣陷的莫須有罪名。乾隆認為，當世祖皇帝繼位之初，多爾袞匡扶幼主，定一統大業，厥功卓著。其時兵權在握，若心存異志，因利乘便，何事不可為？而其盡心王室，深明君臣大義，竟遭宵小奸謀，構成冤獄，豈能不為昭雪？除下令復還親王封爵，追諡曰忠，配享太廟，令多爾袞子孫補繼襲封，世襲罔替；並命國史館將其事蹟，增入《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內。

在清高宗的諭旨下，乾隆四十六年以後所編纂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列傳》中，皆添補不少多爾袞攝政

期間辦理政務秉公持正的內容。官方評價的轉變，多爾袞歷史地位的平反，反映出清高宗朝重整王公宗室向心力的目標。當我們進一步比對列傳中引述順治朝將多爾袞廢封撤廟詔書內容時，其中有關當年豪格與多爾袞兩派敵對陣營間的人事傾軋，對多爾袞誣陷不實的指控，同樣也被刪除不載。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多爾袞爵位經議定由多爾博四世孫淳穎承襲，內閣及翰林院各單位開始規劃冊封等相關儀式。政治起伏，人事浮沉，〈多爾袞母子撤出廟享詔〉，一份長年深藏大內，具體訴說著順治年間政局風雲變化的珍貴史料，卻使多爾袞一百二十餘年間背上謀逆不忠的形象。清高宗為多爾袞洗冤平反，追復封爵，在他所會的一首紀事詩中，看來總算替多爾袞作出最終的論定：

流言恐懼似周公，公則生前王已終，無伴位心真是睿，有聞基業孰齊忠。諡增一字非私惠，諭定千秋付眾同，配食襲封推祖澤，睦親惇敬易宗功。

收入《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卷首》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